# 石匱書後集

馬士英阮大鋮列傳　附方國安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大同巡撫都御史被逮論死年友阮大鋮為其黨緣得免允謫戍遂結為死友崇禎壬午又以大鋮力得復原官督師鳳陽甲申北變福主播遷在淮大鋮與士英視為奇貨以向年挺擊妖書二案東林諸臣與福藩為難福王立可報復東林士

英遂以軍中願立福王為言迎至留都上箋監
國進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都御史士英盛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事權
無不掌握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內
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
所不為矣旋起大鋮為江防兵部侍郎巡視上
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
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

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向弘光曰主上非馬士英不得立茲逐士英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 主上可以優閒自在士英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得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

之毋因一時之才情愽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
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　陛下師事數
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
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
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
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異心乞　陛下懸
諸日月以除魍魎弘光屢趣劉赴楚迺去嗣是
士英益無忌憚賄賂公行召賄降獻賊錦衣衛

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蘄黄
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笑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遂詔　先帝復職至
是召用之迺大開事例照例納官時爲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
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
塞馬家口有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
克終着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

馬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乙酉四月初四日左良玉提兵向闕清除君側傳檄討之飛騎上疏云云士英胆怯調黄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征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

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
知輔臣何意牘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
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四月
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
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
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合兵
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提兵以逼
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

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為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吾寧可君父死於北兵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嘿然語臣咸為咋舌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北兵攻揚州急史可法血奏請救不報揚州破可法死之弘光聞報召群臣議遷都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

吳希哲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入城命代
雞鳴山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庚東下至
采石為黃得功方國安所敗捷聞封得功為靖
國公并晉大鋮大典太子太保五月初九北兵
渡江次日弘光宵遁馬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
衛走浙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投黃得功營
中尋被俘馘士英到杭欲挾太后垂簾聽政撫
按不從遂奉潞王監國而北兵已薄城下潞王

聽浙撫張秉貞計決意歸降士英知在不免遂逃至東陽寄頓家口於巍山趙氏聞魯王監國台州復帶馬兵三百餘人屯匝清溪上表請朝東瀕布衣張岱上書魯王曰臣岱謹啓為監國伊始萬目具瞻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以謝天下以鼓軍心事臣聞舜受堯禪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孔子相魯誅少正卯而魯國大治在彼盛旹猶藉風勵況當天翻地覆之時星移

宿易之際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頑鈍無耻反身事仇視為故套係頸降賊奉作法門士風至此掃地盡矣倘不痛加懲創則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滅亡無日矣安問中興安問恢復哉吾 主上應天順人起而監國 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斬歷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絕皆係於 主上之一人此時猶不上律堯舜下法湯武立奮乾剛發除妖孽則 主上且為 太

祖高皇帝之罪人區〻臣下又不足道已臣見
賊臣馬士英者思為藍面肉是腰刀借兵權為
公論妄稱定策元勲以紊序為私恩遂欲門生
天子傾酒為池懸肉為林即此是致君之術彌
天太保編地司空何在非貨殖之門半壁江山
白歎〻送與北騎一鞭殘角[illegible]竄〻走出南京
當其提兵鳳泗也闖賊犯都　思宗殉難君父
臨危按兵不救如漢高追項羽失利與韓信彭

越期會不至然漢高尚在固陵而　先帝竟死社稷較之韓彭其坐視更惡況其迎立弘光也永定二王存亡未卜桂惠瑞三王訃報未聞徒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市私恩擅行册立如李輔國遮留太子以自取富貴然肅宗尚受父命於靈武而士英止恃兵變於陳橋較之輔國其專擅尤橫其後北騎之渡江也留都根本重地　高皇帝之陵寢在焉擁兵十萬一日不守

徒收拾輜重鼠竄狼奔如伯顏之多携寶玩雪
渡錢塘然伯顏之去尚爲吳主行成而士英之
走止爲一家保命較之伯顏其機詐更深其後
左兵之南下也良玉上疏以清除君側爲名士
英膽落盡以江南之雄兵猛將悉駐蕪關上流
控禦史可法血書請救置若罔聞如盧杞之堅
拒懷光恐其面駕然盧杞止失軍心而士英竟
覆社稷較之盧杞其敗壞尤烈其後弘光之被

陷也新主嗣統踐望中興士英兵權自握政大自操從不講戰守之事止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戶固黨及後事敗理合從亡乃士英猶擁兵衛三千携妾媵臧獲歌兒舞女二百餘人金珠寶玩錦繡紈綺數千餘積獨不能携帶弘光一人一騎使其進退無門卒陷死地如飛廉之助紂為虐卒致死亡然飛廉廉終為紂而死於海隅士英棄弘光而逍遥外郡較之飛廉其

狡猾更亮其後沿途之逃竄也士英調黔兵入衛意欲辦走貴陽凡所過州縣需索供應鞭撻居民有閉門不納者輒架大砲攻打城破蹂躪燔刼一空如公孫述之乘亂草竊欲據蜀自雄然述猶保郡自守而英乃縱兵鹵掠較之公孫述其叛逆尤著以士英之慘刻士英之奸詭士英之凶暴士英之叛逆萬死猶不足贖而世之切齒士英者以其賣國欺君竊比為今之秦檜

臣謂士英何如人乃敢上擬秦檜耶夫秦檜輔佐高宗主持和議不聞以高宗性命白送與金人而南宋六朝一百五十二年天下以和議緩其亡者為功不小今試責士英以澶淵一日之盟士英其能之乎如士英者徒事貪淫不思恢復有韓侂冑之嗜慾而無其志氣有意偷安不能留戀有賈似道之荒淫而無其福德自立城府作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無其智謀等

而下之即欲取法於羋、三相尚且不能迺欲頡頏秦檜耶潛逃至浙更復無恥見太后則假太后以垂簾見潞王則尊潞王以監國見浙撫則借浙撫為鳩巢見方營則倚方營為兎窟東奔西走不能相容直待杭州已失猶思蒙面屈膝投誠不意外郛反存正論誚弘光奸輔欲捕殺之士英始狼狽而走奄至永陽已一月餘矣今聞　主上監國天台不思魑魅難見禹鼎復

顏甲而來希圖攀附夫以南都舊臣朝見監國
新主趨蹡殿陛束身請罪則亦已矣乃復帶馬
騎數百餘人駐臣清谿渡口上表請朝候旨定
奪儼然董卓曹操伏兵道左刼主遷都之狀蓋
其目中尚知有人否耶臣謂子嬰繼統尚能族
斬趙高建文遜位猶自手誅輝壽彼庸君孱主
至國破家亡之際猶能迴光返照雪恨報仇況
我 主上睿謨監國聖政伊始寧容此敗壞決

裂之臣玷辱朝宁乎臣中懷義憤素尚俠烈手
搤虎臣之推腰佩施全之劔頤吾　主上假臣
一旅之師先至清谿立斬奸佞生祭弘光敢借
天下第一之罪人以點綴　主上中興第一之
美政風聲所至軍民必踴躍鼓舞勇氣百倍傳
首北鄙有不震竦讋服退舍避之者請斬臣頭
以殉可也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
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士英宵遁江上

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英統兵汛地惕守錢塘士英復與大鋮合營共事丙戌北兵渡江士英逃至台州大鋮介紹投誠即命士英說降方國安同破金華立功自贖士英與國安力破朱大典希圖叙用至福建順昌貝勒指士英與國安疏請隆武出關願為內應事在已降之後遂將叛官方逢年等七人駢斬延平城下獨士英寸磔之

阮大鋮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間為吏科
都給事中厠身魏璫與楊左為仇丁卯魏崔敗
大鋮名錮逆璫城旦歸里與涿州馮銓稱莫逆
醵多金力畱翻案特以 先帝嘗怒黨人堅執
不允家居以詩酒自娛多作傳奇寓言解嘲甲
申國變與馬士英謀立福王未幾日馬士英奏
薦逆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
閣臣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六

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逈於大鋮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為大鋮奏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閹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　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　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焉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逆案撤翻無能豫寢遂使　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　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水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　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〻英靈恐有餘恫非　陛下所以侍

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令旨未免少懲并非輔臣所以愛　陛下也惟願　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　先帝并愛　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　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　陛下為弁髦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大鋮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

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从圖翻局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 陛下躬御龍江痛心 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胸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額 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 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

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國仇未報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官帶豈不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
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
兵部侍郎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鋮召對
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勦賊四着又
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竟用為江防兵部侍
郎左都御史劉宗周初至首言大鋮進退關係

江左興亡士英從中主之皆不聽大鋮於次日即出江蒞事元年正月陞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三月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大鋮後至哭呼 先帝而來曰致 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 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奈何大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起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六

英堂中云闖賊無門疋馬横行天下元兇有足一兀直擣中原求其人不得四月左良玉傳檄提兵向闕除君側之奸兵由九江而下將抵蕪関士英大懼命大鋮同黄得功方國安等上江堵截大鋮日以誅殺東林為事乃上疏請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縯祚禮部主事周鑣、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大鋮有隙士英叅、鍾從逆謂鑣當連坐縯祚

亦與大鋮有隙大鋮奏其不忠不孝四人同斬左良玉死加大鋮太子太保五月弘光宵遁馬士英棄之走江南以書招阮大鋮清王子貝勒入都百官朝賀王子方坐定即問阮大鋮安在有應者曰在上江王子曰阮大鋮是中國才子當大用後大鋮跳身走會士英遂首跣足止存一禪士英因與同至金華再至江滸未嘗少離左右而大鋮已有異志到浙作閩能書滿字仡

江上軍機舉動一一報聞丙戌六月北騎以水涸伺間東渡馬士英帶兵走台郡大鋮逍遙湘湖北使至加以內院職銜同貝勒協勦金華大鋮大張告示內言本內院雖中明朝科甲寔淹滯下僚者三十餘載復受人羅織插入魏璫逆遭禁錮抱恨終身今受大清特恩超擢今職語云士為知己者死本內院素稟血性明析恩仇行將抒赤竭忠誓捐踵頂以報興朝恐爾士民

識暗無知妄議本內院出處特揭通衢使衆知悉隨征金華城破大鋮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四人宣淫縱慾過仙霞嶺中風墮馬已不能言咋舌而死

方國安字盤石浙江諸暨人少無賴逐摴蒱淫酒使氣搏人里不齒數至私牽其族人耕牛貿之為牛主所覺於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國安野走從軍隸寧南侯左良玉下聽總督紅

部尚書盧象昇節制堵賊楚中國安短悍先登
自卒伍起歷晉軍弘光中良玉既封侯國安亦
陞總兵故與輔臣馬士英善乙酉良玉稱兵內
犯以清君側為名兵至潯士英懼命阮大鋮督
兵十萬往逆上流國安潛通士英以舟師四千
來歸時靖南侯黃得功疑入左閒士英出國安
款表乃信良玉病卒于軍其子夢庚遂率其兵
降清五月鎮江不守士英深結國安自同勸

帝出奔黄得功軍蕪湖而身私走浙國安以其兵護其輜重道頗殘殺德清知縣趙士和方詬杭州而清兵亦至對仗萬松嶺勝負不一先是諸生沈秉以方兵可以戰清謁士英請屯北關禦清士民方恨士英入骨并畏方卒暴橫且潞藩慈和計宜投款于是競起殺秉國安以人心不可恃渡錢塘欲就食金華時鄉紳朱大典閉金華拒守嚴國安不得入反攻不利遶紹興諸

生鄭遵謙等起兵咸持戟以應七月迎魯王監國紹興國安盡以其兵合守江干進復富陽于潛等縣屯朱橋與清督張存仁對仗並無一捷拜鎮東將軍國安有從子元科機便善戰嘗逐北存仁扳又不及忍斷其馬存仁爲再易馬救脫去元科因知名自負浙東倚以辦清元科氣無清也國安挾兵勢私士英疏復入相衆議騰沸曰此錢塘尺水不比揚子馬酷斷送人死不

與于是生員陸宇爝等至草檄斥之百姓爭鞬
門以拒士英重怫人意且止時當陽等縣復陷
清朱橋當清礮便乃棄朱橋退屯潭頭當是時
江海無不守國安專營上流亦往往登岸報捷
封鎮東伯尋進侯魯監國使閣部張國維監其
軍欲一國安之權奔走諸義會隆武已受江上
諸表賀晉國安公爵國維乃請遵漢故事築壇
拜國安上將軍亦封鎮國公尋以武宗嘗自稱

鎮國公改封荊國公錄其以楚師來歸南都仕績仍賜上方叙便宜行事得節制諸軍乂之諸軍故不奉國安節制也國安勇而少謀其選鋒皆可組擊百萬故清無一能渡突方營而其裨偏日馳觸清〻每為驚去或有進潛兵浙西反攻武林之策國安連發七營而將不忍前國安亦止嘗曰吾旦渡江走馬六橋花也或蜚語與國公王之仁意清不為魯力獨安國深相信舉

酒賀曰非王將軍周西興大賚國安馬腹鞭十二月國安約諸師大舉而先鋒戚遠侯方元科適護病元科曰侯來年二月元科病起國安不聽遂以漢土營銳師輕入五雲出西湖而監軍國維以其師為後援討洩清督張存仁預鞬西湖三門而伺驍騎歸截其援監軍師不經戰先潰江上前銳師進當堅無所得退無歸一日而盡元科淨曰吾見吾師之不返也深入無援古

所忌大將軍久行閒而忘此乎自是江上之氣
沮饋餉缺五月義師散錢塘沙漲清騎盖伺上
流國安所守上流迄桐廬兵分盖單清有飲馬
中流馬逸過渡方師一鬨散自此其營頃刻數
百里盡六月朔監國棄紹興遯台國安以其衆
趣駕甫至台而監國已蹈澥去國安疏請登陸
保黃巖為後圖上不應清師疾至黃巖使馬士
英說國安國安遂先髡髮下令軍中有不從者

斬至浦城與馬士英方逢年楊禹卿方元科等同日被戮國安不識字凡有移會使人旁讀之所改竄多合文理當至危不懼談咲自若賞罰嚴常懸大金使人上卮酒為壽不惜也犯者副将以下不假進以奇計率不解其卒工對摶而走險擊虛諸法無所事尚氣故其部傲不下人

石匱書曰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鋮而反為大鋮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鋮在 先

帝時每思辭雪逆黨蓄毒未蔟至北變後遂若出押之虎兕哮無忌及用閭既成超擢內院國門一示掃地盡矣嗚呼操莽溫懿猶知修飾邊幅大鉞一敗至此與彼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九

陳劉張黎姚陳蘇彭王列傳

陳子壯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天啓辛酉奉命祀南海甲子出典試兩浙魏璫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且匾其堂正色拒之會父給事中熙昌極數忠賢罪觸逆怒被黜因并坐子壯試錄擬程誹謗不敬同日去朝田居十年烈皇帝踐阼逆黨散

落熙昌都諫而子壯旋以宮諭居憂又五年晉少宗伯入為講官多裨益　上嘗稱先生而不名丙子有宗才換授之議疏戚尊卑頗未協子壯力爭之以為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語激切　上怒且廷杖幸聖母太后垂涕道帝廷臣亦連諫申救配贖而還構雲淙書院以自娛弘光改元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敦促嚮用甫抵金陵而南事復壞隆武改元年詔子壯以

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援贛兵及大庾嶺而延平不保且止粤陷子壯潛跡九江明年丁亥清撫佟須子壯急一見已脫去謀舉兵起義旗出號海上治戰艦衆數千人同事者不一部而陳邦彥一師最堅嘗與倚角窺廣州邦彥與約七日一　應並起子壯先之事洩内應敗退保高明時邦彥亦保清遠清先破清遠疾攻高明旬日失援子壯被執怒髮張目不一屈大言曰吾

世受國恩且身為大臣無不死臨刑呼 高皇
帝不絕口磔且盡猶聞其氣[illegible]白日忽暗無色
人多太息時年五十有二所著有南宮集行世
時與子壯共義烈死有麦而炫朱實蓮二人而
炫字章闇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恊守
高明城破走東安被械見害寔蓮字子潔南海
人天啓辛酉賢書歷任臺諫署守高明城破被
執與子壯同日被刑

劉中藻號洞山閩之安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變中藻以計潛匿或誤傳以為從賊中藻憤此誤必欲創為過人以白其心于天下乙酉唐藩正位擢中藻兵科給事中而魯藩時監國紹興唐使中藻奉詔下魯因馳手勅諭江上諸公且懷印晋其勲中藻性敏辯五官可互用方召對向　帝前作長短言竟至日晡皇后親為調羹賜之中藻懷疾至魯未謁王而先

遍歷諸營騰閫諭且曰閫中聖人負不世之姿身歷艱難練時故于書籍無所不窺自奉儉推誠與人勤于政不設宮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詔皆從御草群臣不借一筆請竟讀此詔無不把淚奮袂而起極知魯功師臣暴露江上久而王謙而王分猶子而王冲而文武以坐享無事則閫之受群臣堅請乃在七月魯尚未監國也唐以叔父事先無兩大則魯宜有所自處矣時

魯諸臣競奔慕唐賢聲意以可任見中藻皆喜以故中藻自未三四日振言無數百言而江上數十萬之師咸南向受命因中藻馳表入閩稱賀其自閩部張國維而下三四臣奉魯如故中藻乃請謁王中書謝雲生廷詰中藻中藻沮會閩督鄭芝龍私表及魯稱魯功德頗驅馳勿後此觀望故智王以為果然由是不肯開詔曰叔父能大餉我師亦協守江上事定而後我明年

閩因稍稍移餉江干被叔督餉使臣陸清原被殺魯不問五月魯事敗芝龍撤仙霞之守八月閩事亦敗中藻走海上集諸師出沒挺旗幟魯晉中藻大司馬總制不受丁亥鄖西王兵起復建寧監國以鄭彩兵困福清州九月中藻乘勢恢安福羅源寧德政和明年復壽寧及浙之慶源太順等縣已而清以勁兵破壽寧中藻奇兵旋復之己丑魯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守

福寧清盛兵攻圍四十餘日中藻每戰必克斃
清衆萬餘城中粮竭猶搒腹以戰守陴者疲不
起中藻以忠義撫循之猶擐甲向清清以書招
降之怒斥清使碎批原書示以必死从至食婦
人食老幼人心不變城垂陷中藻設一座于公
堂張黃屋于案上供隆武勅印冠帶衣緋取嵩
弓藥名草弩者見血立死自刺臂出血毒入攻
心將倒入座中藻曰卧而死非丈夫也遂起立

以兩手據案而死城破兵入見中藻殭立皆大
驚下拜子思誠投井死
張家玉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國變周鳳
翔且殉難遺書家玉家玉爾雅溫文貌若婦人
然中懷剛毅大節不移書此與訣會為賊所執
以其年少欲降之作陳情書以絕賊畧曰前翰
林院庶吉士張家玉謹啓伏惟不沒人之忠者
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如家

王者宜比例古賓臣旌别其門曰有明張先生之廬不然臨以刀鋸誘以禍祖余即從容而樂蹈之往反游說決不從賊怒絷七日夜勺飲不入口會清兵入闖歸乙酉南都復陷與同里蘇觀生扈唐王即位閩擢家玉翰林院侍講補起居注未幾兼兵科給事中奉勅監永勝伯鄭彩軍便宜聯絡招勦等事永勝軍縮不進十一月清圍撫州急永寧王手檄請援家玉促彩急進營許灣敵至家玉設

高皇帝位於軍中監而戰設伏山凹佯走來敵〻
果及伏發家玉揮軍反擊敵舍馬渡河多溺死撫
圍以解明年正月永勝軍盡撤入關家玉必固新
城與知縣李翔血戰城南傷箭墜馬裨將林雄奮
入挾家玉歸城完上手勑許灣戰而建撫復新城
守而杉關寧朕以子〻汝〻以父〻我晋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已請練兵潮惠詔賜營名
曰武興單身入鎮平賊巢諭以大義歸衆者數萬

就伍五千又单馳諭程鄉賊黄元吉元吉降復得兵數千而八月閩事壞嗣桂藩監國端州而隆武介弟唐王入廣州自稱皇帝以禮兵二部侍郎勅家玉辭不受十二月清兵入廣州薙髮令下家玉與其師林洊奮不從通書南海陳子壯約共義而順德陳邦彥亦起惠陽韓潤秀聞風以兵至同年張元琳為清游說造廬請家玉朗誦正氣歌三闋以謝之清撫佟復以書至家

王答書云孔門高弟 太祖孤臣如王其人者
安可以不賢之招之乎遂于三月舉兵復東莞
稱制以原任儒學訓道張珣為東莞知縣家王
身整舟師擬走省會而清兵疾至先攻萬家祖
水師來援戰圍潰東莞復陷清得張珣而殺之
珣家王諸父也清移攻家王相持者六七日戰
不利敗走虎門祖母陳母黎妻彭俱烈死家王
作流言稱神助以動其鄉于是各保復並樹義

旗以應清兵復大至家玉盛旗幟僞爲堅空壁去還伺擊清惰歸獲大勝盡奪敵舟兵勢復振出沒海口常泊鉄岡夜潛即清要害或發砲或題詩或立幟以勞清守且亂其算清人驚以爲神走龍門十五嶺嶺故有義團萬人素聞家玉能兵家玉就之迎稽首三十里衆推爲大將軍列龍虎犀象豹五營一鼓下博羅守之敵復至又更番出傑戰一而休四復僞爲神至城上紅

光數丈云忽益奮四出逐北清計詘久之咽水
灌城卒飢不可守棄城全師歸龍門于是又變
五營為二十五營直寬增城增城近省援最疾
家玉距城二十里而軍斷小木揬孔道以殢清
馬復懸巨木高崖以小兵誘戰敵馳入馬當木
足折及崖懸下多覆大敗去由是乘勝薄城前
營搏勝奪敵旗迓中軍誤以為敵至陣亂敵以
驍騎徑擣中軍家玉跳溺水卒蓋戊子十月之

十日也師林溶被執亦及難家玉忠而能以古法

治兵惜所用皆其郷人不如法時　帝踉蹌去

梧州廣兵躡之家玉與陳子壯陳邦彥互為聲

勢　上駕西巡得以旬安數公之力也父之清

鎮李成棟反清迎駕給諫李貞以家玉事聞

上爲揮涕罷朝七日贈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

學士吏部尚書封增城侯謚文烈家玉無子蔭

一弟家珍錦衣衛僉事

黎遂球字美周天啓丁卯鄉薦　烈皇帝命廷臣保舉薦及遂球辭不就甲申南都再造遂球隻身赴國難其生產治鐵礦百餘行負資軍及虔州而金陵不守棄歸與當事建義勸諭積蓄以待真人會隆武稱帝入閩附首輔何吾騶上中興八事大要以援虔為第一義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尋命練習兩廣水師以應虔之用遂球得監總兵黃志忠一軍度嶺以羅明受為前鋒

戰艦三百餘號遇清兵九牛小捷清縱火焚舟舟盡大敗遂球與志忠鼓勇壁堅浮全餘軍入贛共保登陴力堵目不交睫者數十日力竭病卧城陷從者俱去獨甥劉師雄與一小奚侍須臾清兵入卧室遂球負痾起援劔睨之兵卻復出門大呼兵怒還組叉及右臂復傷腦而卒遂琪自外來視兄亦見害蓋丙戌之十月四日永曆中贈太僕寺卿特旨建五忠祠於贛州為楊

廷麟萬元吉姚奇胤龔棻與太僕遂球云父之勲卿嚴煒疏請加卹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姚奇胤浙錢塘人父蘭亭多隱德方正課奇胤嚴未五十眉白毫垂數寸許奇胤生嶷偉長眉廣額清矯如鶴立目光所及十燭不能過少讀忠肅于謙傳歎不去手曰不動立前太子是其一失額不得此公此家没處設座已矣則一謁

其祠夢忠肅袍笏拔帷下以身壓奇胤吒曰若
知重不即不能勝此哉奇胤覺因自負益好道
動止不苟每以忠孝敎人人或竊笑之輒正色
持不衰嘆曰二字益難之矣家最貧乃喜緩急
人遇是非按劍不可奪與奇胤交者率感其誼
務醇淑奇胤未數數也舉庚午迄丁丑會試客
有懷刺謁黃士奇誤投黃國琦所國琦出揖狀
貌酷類奇胤而客過識奇胤熟大驚失節以為

士奇乃似姚父之知為國琦似姚也庚辰上禮部時國故艱難奇亂不欲見聞疾鞭驢南下中道得隽報曰此日須有用故所哦盡無為也不即赴殿試竟歸閉廬揣摩救時要策即不得或廻步庭中忽驚若此奈何從者不解則奇亂已預度甲申情事遽失声不覺也于是更號二存以仁禮為期題其壁曰忠孝酬君父清廉與子孫時李賊發楚後奔秦天下諱言變奇亂有友

吳求履初與同學已奇龍輒北面事之癸未行
殿試往別其友〻曰解時務第一指手奇龍曰敬
思之友曰無急太子南監國留都矣奇龍大悟
既試得南海令不敢越言事乃草監國意聞謂
中丞李邦華爲條安危甚悉李感歎遂引其意
上之閣議以爲過計不報南歸其友讓之此何
時乃借人言奇龍悔復馳艸前中丞寃不果甲
申奇龍快〻馳任抵萬安而聞三月之變恨曰

悔不決前計今欲死不得矣豫章諸名宿進曰即北平失事度有以留都興者不能翼太子如公議無非乃公不以南海還之如簡書何矣弘光中奇龍治南海捐怨謗為肅寃側百姓得休息明年留都復變隆武起八閩而靖藩爭之以兵垣劾奇龍奇龍斬其使以聞詔以奇龍巡撫南粵奇龍謝曰臣分得勞劇食閒誠非臣意

上嘉其忠更下守虔之命奇龍即日單車行上

撫案太息曰乃果有靡室家赤心臣子遂與閣部楊廷麟等共守虔奇胤分得龜角尾丙戌清人攻虔急歷七月不下十月之三日清得間從小南門入火起衆駭散奇胤頓歎曰于公教我任重矣遂以戎服為位北拜謝 先帝其僕三哭勸奇胤且脫觀變奇胤曰失此何所守解襪帶授之僕慘不受則下拜僕正色曰做忠臣好事若何佹而帶力淺氣不盡奇胤復甦笑曰莫

道忍汝主助我死汝亦有義汝三韋帶声力則得之矣乃竟死予以式留粵初登隆武廣東榜閩敗走桂林為詞林請父謚得加兵部尚書謚忠閔桂林破以式為僧共收葬瞿張二公在金鎮幕中奇亂既殉贛其友在浙聞訃曰二存誠不負所學哉方燈下走筆記奇亂始末忽四壁慘慘若動久微聞有声友曰二存來顧余余言不寔唯鑒之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弘光改元邦彥以諸生走金陵上中興政要三十二策不用唐王入閩得其書于户部郎中蘇觀生歎曰奇才旣即位有旨召見未赴即家授監紀推官會邦彥方雋鄉試明年丙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贛州被圍急觀生以閣部諸軍屬留南京不進邦彥方監粤西狼兵顧前遵觀生不可秋迨平不守觀生稱密旨引兵還嶺南而贛州敗邦彥請有

八閩勢從漳泉及粵閩下以大兵扼惠潮分一軍助我截大庾可固全閩以待真人之起觀生不能用十月桂王監國于肇慶觀生不與議矯立隆武介弟唐王于廣州使邦彥奉箋端州觀桂監國方御舟夜午太后垂簾而廣督丁魁楚侍召邦彥問唐故且曰戰與乎孰便邦彥曰以序無過王者乎非名而戰主客不敵不如急正大位以屬人心于是擢邦彥兵科給事中使賫

諭還示觀生觀生頗不安會巡撫林佳鼎以舟師輕與廣州遇三水一軍覆没觀生驕邦彥不得命變姓名隱高明山中而清兵果自閩來下潮惠掩廣州不備執唐王觀生自縊以死肇慶勢單　上奔西粵明年正月清鎮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有余龍者向盜兵江上衆萬餘出没甘竹灘自東粵陷諸負義者往〻從之邦彥扁舟詣龍軍遊說願共事恢復龍許

諾二月龍計焚清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清撫佟堅壁疾呼成棟西粵還禦龍于是成棟釋桂林之攻　上踉蹌得保無恙邦彥建義旗于高明使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時僉都御史張家玉不降清擁兵難清邦彥投以書我若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但使牽清騎使數月無西上必綢繆潯梧之間是我變用走魏遺計効一九于西也玉深然之三月成棟敗余龍於

黃蓮舟數百號被燼應虜迎戰死之邦彥復下江門收餘燼激以大義勢復振清使人襲邦彥於龍山俘其妾何氏子和尹虞尹爲質以書招邦彥邦彥判其楮尾曰妻可辱子可殺身爲國家義不有妻子清殺其妾與子時閣臣陳子壯亦起義九江矣邦彥密結故廣州衛指揮之降清者楊可觀楊景曄等使爲內應而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清得守東門七月與陳子壯約

吾從升海攻廣州東北邀歸路公從內澥撟西南戒期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急功五之日便以舟師薄城懸示城中清句懸示者窮法得其實可觀與景曄並見害于是清偽犒東門守三千人盡殺會成棟方以舟師敗家玉于新安邪彥度其必反援廣伏火禺珠待之陰報子壯請嚴陣毋為其潰舟所突青旗而朱游者吾師也成棟果夜過火禺珠舟出芦葦成棟

驚邦彥以巨舟橫擊焚百餘艘成棟走邦彥乘風追之黎明逼不壯軍于壯急初誠以爲盡敵軍陣動成棟以敗軍反掩于壯軍邦彥乃退疾破三水高明大敗于胥江新會月十餘伏清遠指揮白常燦從諸生朱惟泗游說翻城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東連家王抱廣州咽喉絕其餉道九月清成棟以水二萬爭清遠邦彥設柵橫江面清不得戰會北風便捲兵霍師連以火舟

犯成棟成棟走出柵追之數里風變反燒舟退猝不得入柵大敗閉城以守成棟以火藥塞地崩城〻破當燦與惟泗見殺邦彥猶率兵巷戰自辰至午頸及三又不死走朱氏園亭題絕命于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祐禍患是攖千秋而下鑒此孤貞又爲屈子俱沉之句三章書畢躍水適清騎至拯出檻廣州好事爭捘掿索遺書邦彥識與不識

成從容走筆付去清撫佟壯其為人使醫視創邦彥知之絕食數日佟知其不可屈乃殺之臨刑歌曰天造洵多難臣也江之滸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以獨苦厓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西向稽首受戮時年四十有五明年成棟以廣州降詔以邦彥有全西粵功超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子恭尹獨存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楊可觀者廣州東營指揮隆武

中擢柳慶副將軍丙戌與後衛指揮僉事楊景曄降清景曄故為邦彥及門邦彥起二人請為內應事洩清使執景曄母母實不知景曄出曰曄與可觀之無與母清釋母景曄怡受及清責可觀言其黨急可觀曰丈夫斫頭耳豈以緩死殺天下英雄終不吐乃遍搜縛衣縫挂字數百人皆見殺

蘓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

受知於督學曾化龍擢補明經　烈皇帝下保
舉之令恭議楊一鳳疏薦觀生以閒觀生宴貧不
能自達京一鳳子倩為養其老母具行李入投
無極知縣無極經殘城無人觀生至視事祠廟
日啖二麦飯及碁逃亡漸集民頗休息詔以卓
異遷監紀同知身先士卒指畫多中機宜陞户
部主事調兵部甲申中國變率突騎數百人渡江
南歸清追不及弘光中加户部郎中督餉蘇嵩

觀生廉㮚不滿一金、陵不守倉猝南奔遇唐
王聿鍵于嘉禾語相得聯舟入閩觀生首定擁戴
之策三鄭附之隆武改元以元勳進吏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設儲賢館使觀生主之以延攬
中原俊傑踰時特賜尚方劍瞻奉南北山陵安
定楚豫兵民經理浙直文武聯絡川廣兼督閩
粵雲貴軍務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仍勅廣東歲解額銀十萬兩聽其支用

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賜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于殿門觀生以閫中猶群持門户非有報仇雪恥之心力請 上幸贛州親率六師以張撻伐而三鄭方幸帝留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四徵義兵至者五十萬餉饋不繼動多掣肘每食涕泣觀生雖貞潔自守然柔暗為人無長計忽議當前不知所决或始是而中背之以故駐南安一年迄無

成功及閬中不守倉惶入嶺至廣州聞桂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栢用觀生素與魁楚郤不與桂議乃迎思文皇帝介弟唐王聿鎮立之改元紹武封觀生為建明伯蒞本兵事時桂監國行在端州觀生治兵內攻高峽三水之間無不血戰父之戰勝意驕時城外陸寇為花山砦水寇為石徐鄭馬四 姓兵觀生雖撫之尚矯不馴白日殺人市中懸其腸達官之門莫敢呵問觀

生誤聽清間不少偽及清兵入欲突圍走城閉過吏科給事中梁鋆問計鋆曰俱死耳觀生乃大書壁大明忠臣義固當死固閫户自經明日鋆歛其屍於清觀生年五十無子

彭期生字觀民江右安福人萬曆丙辰成進士移教新安入補水曹尋出為南昌知府期生居官清約多惠政郡民愛戴之明年乙酉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犯闕其部將金聲桓據九江會

留都復陷聲桓歸清逆流徇南昌走巡撫曠昭以檄下期生期生發義憤大建旗鼓草檄討声桓聲桓提勁師蹙吉安烽火充斥數百里內守令相繼解綬去吉安益孤不能守乃退保泰和以声息招徠義旅于是學士楊廷麟光祿蕭士瑋揚仁愿咸以兵來會當是時傳弘光駕幸杭州期生間道走表則上已從太平黃得功軍清人携之北去不返而潞王監國杭州僅三日亦

北去不返表不得達至七月始聞隆武建號閩中人心稍定廣督李永茂檄期生控興國以固虔門戶時閣部蘇觀生以粵兵至御史陳賡以滇兵至而永茂出會萬安逆聲桓別將于泰和戰小却再戰吉安之螺子山陳方捷滇兵至自福安繞出敵背清師驚戰再捷殲其都督高友諒斬首三千餘級追奔至峽江獲貲仗無算南昌聞之大震且捉舟東逸已而諸師不果進九

月拜廷麟督師閣部而萬元吉以制院代永茂督虔中以期生為光祿少卿兼守嶺北道尋復吉安先是清師敗去吉安閉關待清援期生標都司熊夢飛閒入城為内應夜率壯士猝大呼守者震清兵咸潰去居民開門納師期生乃分徇所轄諸縣敘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期生改授太僕寺少卿奉檄保虔中丙戌晋正卿時雩都山寇閻王總以萬人作亂前道于顏不能定

期生單騎入其巢諭以大義賊感悅願從鞭弭
三月吉安復陷清師逼處四十里而單左右勸
期生太僕閒秩可間請去期生拔刀自擬吾必
與城存亡作書訣其子孫貽曰六月二十一後
莫往莫來彼此為異國幸英主中興閩澥江處
兩粵雲貴川湖尚不至淪胥左袵華夏正統天
意有歸我既以身許國義不臨難苟免且向倫
兵文山之廬陵再轉處中又為文山倡義復仇

故處每覽信國全集中夜悲吟擊節自壯聞車
駕决策幸處據上游以觀建瓴濟則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骨肉再聚不濟身非吾有飽烏鳶而
莝螻蟻幸無復作念時吉安潰兵盡焼舡南走
守處者登陴望見益心惻守令或潛出天竺山
中期生與同事申飭號令葺脩櫓樓士民猶率
奮臂彭公愛我頥與彭公老處三面距江惟西
南門枕天竺路出南安孔道而章貢臺倚城起

東北俯瞰龜角尾當衝而城外水道十八灘最險出石中流如齒舟行齒痕小觸必碎虞人計且咽灘而禦適溪雨水漲數乘風逆流千帆突城下營對岸山麓去城二里許期生自請登章貢臺攖數銳時閣部𧂐觀生揚廷麟侍郎郭維經同知王明汲等及副將徐日彩劉天駟分門而守制院萬元吉左右策應城守堅數日每三四攻必却去五月敵舟相持膠沙不得去夜劫

之逐北三十里乃踰月而閩事敗駕亡去汀韶路絕人心皇皇覲生扈駕走粵勢益蹙十月三日招御史姚奇胤臺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城七閱月矣行在不卜何所援絕力窮義與城俱生吾同鄉共事千里外死亦不孤梭歛欷歔涌四下乃罷飲謝去方巡視守堞忽小南門火起知為北師所乘急揮兵馳救門開滇廣兵塞道南奔將吏號請期生出保南安為後圖期生

不肯曰虔吾睢陽也揮衆散去復還章貢蓋
樓下領五蒼頭各持吾絕命辭或一者以歸投
劔自剄饒抱持不得允從容曰速去毋令吾辱
敵手即否若咸往伺敵且如何則間投繯而盡
四日之辰刻也五蒼頭張卿者懷印走署中急
投池死詹道病創死馬吉國正俱被執吉見殺
而國正間道逸歸絕筆藏衣帶中道掠去時有
舊掾吏林桂芳等為倒墻掩期生遺骸已扶之

而葬其骨臺上書寸木識之後更塟天竺山下子孫貽遠跡之負以歸兄長宜成癸未進士為上澥令清師至棄歸快快卒子五孫孫永孫詒孫茂孫億孫猷詒弘光中選貢期生更有盡命歌付廬陵諸生胡蓬嶼蓬嶼以示道士文錦

王景亮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仕唐為監察御史出守仙霞關北兵至竭力抵禦相持久之北兵鴂石工數千開平險隘驅騎過關景亮歎曰

事不可為矣吾以一死報國遂衣大紅章服開察院司端坐堂上北兵至拉之使去不肯走北兵以刀脅之遂延頸受戮

石匱書曰人臣至國破家亡而舉兵起義事有可為則竭股肱之力事不可為則繼之以死此起義之定局也蓋起義之人義既不成以一死謝君父以一死謝鄉里為吾戰死累死之人一死而起義之事盡矣鄭遵謙逃死閩中終葬於

魚腹而事仍不了此起義之一變也方國安馬士英以投誠為捷徑而卒受極刑身首異處此又起義之一變也若陳劉諸君子事既不成以身殉義方不失為起義之人而方鄭輩借彼義名以行吾機詐此豈真起義者哉或曰既不義矣何謂起義君子曰如其義如其義